

化工邱媽的半世紀情緣

邱文英 老師 小檔案

系 所 工學院化學工程系

專 長 高分子聚合（乳化聚合）、功能性乳膠顆粒

教授科目 工程數學、高分子化學、高分子物理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所碩士
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所博士

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講師
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副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（材料系、高分子所合聘）教授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兼任教授

榮譽紀事 二〇〇七高分子學會傑出高分子研究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七度獲獎）
二〇一六高分子學會終身成就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稿／賴其郁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

邱文英成為母親三十有五年，而臺大化工系更早就見證她的青春與成熟，儼然是娘家。誰都不知道她們的相遇始於偶然。

臺北盆地陽光毒辣。路樹掩映，還是能把人晒得心浮氣躁。

一打開化學研究室大門，只見邱文英老師不疾不徐地收拾好桌上物件，風扇轉速悠悠，她長裙款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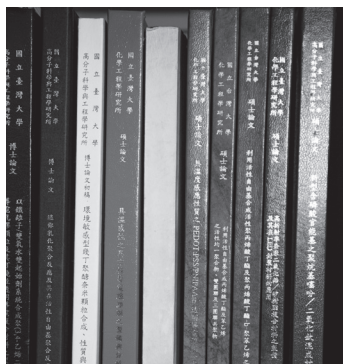
忽見她側身低頭，拿出三明治和冒著汗的冰奶茶，一面招待，一面道歉：「你們應該還沒吃過早餐吧！一大早這麼熱，還麻煩你們來這裡……」

北漂少女 誤打誤撞的大學路

在搜尋引擎鍵入「邱文英」三個字，就能從一系列事蹟收獲基本資料：來自高分子學會的終身成就獎、連續多年蟬聯教學優良教師——她研究與教學並行不悖。

然而，在那些比較地下、也更講真實人情的論壇發言中，學生全心照不宣地「邱媽」長、「邱媽」短。

「其實我很年輕時，學生就在背後偷偷地叫，」那時候女兒才念幼兒園，研究生們不過距離



■ 邱文英碩士、博士班就讀年間發表之論文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她十歲的年齡差，媽字輩顯老，所以只是私下流傳的諺名。「現在他們都叫很大聲囉。」

流金歲月，把邱文英從少女鑄成一位母親，一切卻只是源於無心。

一九七二年大學畢業，臺大校園扎根至今恍然已近半世紀。攤開學歷一看，從大學到博班，她是個一路走來、始終如一的化工人。

回憶起求學路，她說，自己並非一開始就鍾情於這個領域。一切要從高中開始說起，高一時的物理老師「長得很像年輕的翁倩玉」，說起偶像，又是滿臉的嚮往。

那時候為了多修老師的課，邱文英選擇甲組，努力研讀物理，就是為了讓物理老師多注意自己。如此奠定了理工基礎，而崇拜恩師是她最單純的動力。不過，自己教書竟也教了整整大半輩子——這等後話，她則始料未及。

萬綠叢中三點紅 身邊都是貴人

她從高雄女中畢業，聯考成績亮麗，興奮地將臺大能讀的科系全填上，後來分發進機械系。班上男丁眾多，萬綠叢中三點紅，當時已屬難得。

臺大出版中心

「我還記得喔，那時候念理工的女生很少，土木系一個、機械系有三個、化工系有十個……」細數那時候理工科系寥寥可數的女同學，邱文英神情有些惋惜。同班兩位女同學後來轉出，她則選讀了女孩子較多的化工系，「可是噢，我們三個轉出去之後，機械系有十年一個女生都沒有。」

「我們到後來也都很懷念，大一機械系那一班也一直把我們當成是他們系畢業的。」

大學畢業後，為了不讓父母操心，乖順的邱文英選擇在臺灣念研究所，期間同時擔任助教。當時跟服兵役的男友已經達成共識：留在學校是上策，上班工作先不考慮。

謝師宴那一天，系主任問她：畢業後打算做什麼？

「我應該算是比較笨的學生，竟然跟他說我不要出去做事，想留在學校，」她直呼自己所知太淺：「學校哪是你留就可以留啊？」

不久，指導教授興沖沖地告訴她，系上會給她教職，條件是要念博班。

臺大版中心



■ 化工系教職員全體合照。

(邱文英／提供)

無意繼續深造的邱文英，默默站在教師辦公室，心裡對於這個青天霹靂百般抗拒。

她寫了封信回家，就盼著父母應一句：「那你就回來好了，回來鳳山」，好讓她有拒絕這個邀約的勇氣；只是兩老非但沒讓她如願以償，反而因為天賜穩定教職而開心，要她「聽老師的」。

「現在想起來，這些都是我的貴人，」她把這段遭遇說得特別仔細，如今這個領域的條件已今非昔比，「年輕學子要進到學術界、擠到臺大，很不容易。」

回憶當時，她眼底有光：「我為什麼這麼幸運呢？有時候我想，就是有貴人老師、爸爸媽媽，還有後來的先生，對不對？」

寶貝學生捧場 講桌備麵包牛奶

當慣了學生，上臺教書又是另一個世界。邱文英深刻體悟，要將自己熟知的一切傳授給別人，是件費時又費心的事。

「我覺得這一段好像看懂了，還不能教——那樣上去教，學生是聽不懂的。」要將書上的知識內化成「自己的東西」再表達，才能真正保證有效教學。初履教學場域如她，抱著不同版本的教科書摘要、改題、整合，反反覆覆把一節又一節的內容講給先生聽。

課堂外的用功，另一半的付出，並不能完全解除新手危機；「那時候一開始教，班表上單操是四個小時，我要教六小時，我覺得我教太慢，未達進度。」

所幸，一眾學生和她約定好，沒有課的傍晚就來聽她的單操課。

「他們說沒關係，那就每個禮拜多補兩堂課，」談起第一屆接觸的寶貝學生，她的語氣又溫柔起來：「都很捧場，都會來。」

說是「寶貝學生」，不過是比自己小五、六歲左右的大學生，不點名一樣自動出席。偶爾，怕她準備上課漏了晚餐，還會在講桌擺上牛奶和麵包。

聽起來，年輕時的邱文英和學生感覺更像朋友——新婚時，學生主動幫忙搬家，蜜月旅行時還輪流住在她的屋舍，說是要幫她看家。

頭幾年當老師的感覺，現在津津樂道還是新鮮。那一批願意多聽她補課的「孩子」，邱文英仍舊感動不已。

一貫的板書 扎實兩道工法

「我一直覺得人跟人相處，緣分最重要。」

她的教學生涯，初代學生占據了特別的位置，可是她又熱愛眾生平等，對後期學生一樣溫暖。



■ 邱文英老師與學生合照。

(邱文英／提供)



■ 邱文英與學生的午間學術晤談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三年前畢業的指導學生郭志宇回憶，二〇一五年到美國參與一年研究計畫；出國前一個月，邱文英把他叫到辦公室，遞給他一只大同電鍋，「就像以前的家長送給遠行兒女的禮物一樣」，現在想起來，已在職場的他還是備感窩心。

可她也看見新的學生群像——現在若說補課，要見到教室爆滿的盛況大概是奇談。

時代不同，角色不同，邱文英明白，學生比起以往更喜惡分明。資訊爆炸，分心的事務太多，小大人忙著處理各自的人

生，可能只會有「小貓兩三隻」來捧場老師的課。

她的耐心依舊。用了四十幾個年頭的招牌板書仍舊鋪滿眼簾，講解速度則配合粉筆起落慢慢來。教書節奏和學生磨合，隨時調整。全寫板書可能拖慢上課進度，而簡報軟體方便歸方便，可是學生反應「太快了，聽不懂」，於是邱文英採用折衷卻費工的方式，「先把PPT的內容全印給學生，再把PPT裡的重點寫在黑板上。」

扎實兩道工法，只希望學生把內容弄得一清二楚。「工程數學嘛，這一段聽不懂，下一段就難了。」

「一待就是大半生」 將化工系視如己出

退休轉為兼任教授這兩年來，邱文英又更動了一些教法：課前要求學生預習，課間不定期安排抽考。

她承認自己給的功課多，成績卻從不嚴格，作業也都有助教給的答案可以參考。甚至，她不怕學生互相抄寫答案。「你本來不會，因為看了別人的答案，就懂了。這樣也是學習啊。」

成為母親三十有五年，而臺大化工系更早就見證她的青春與成熟，儼然是娘家。誰都不知道她們的相遇始於偶然。邱文英大半生戮力奉獻，對於化工領域的歷史和趨勢，已經了然於胸。

問及要怎麼向學生「推銷」化工系？她隨口列舉過往學生的多元出路：傳統化工、高分子產業、光電製造，和時下最流行的生物科技融合，還能夠往醫美領域邁進。

臺大出版中心



■ 化工系所專屬的溫柔邱媽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

■ 邱文英研究與教學並進，成就卓越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「我們有一個做面膜的學生，很出名，到歐洲闖蕩，還有電視臺來訪問，變成一個很有名的品牌。」

她如數家珍，神情溫柔又帶著一絲驕傲，儼然就是那位化工系人口中的「邱媽」。

現在她只有一個小煩惱。

「我怕年輕學生背後會說：哎呀，叫她邱奶奶好了，」素淨的臉上閃過一絲羞赧的笑，邱文英說：「學生現在會叫很大聲『邱媽』！就是這樣子，因為他們覺得，這樣把我叫得比較年輕啦。」

臺大出版中心



■ 邱文英教授退休暨生日餐宴合照。

(楊文卿／翻攝)